紅樓復夢/0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六回　追往事風雨離情　論慈恩芙蓉拜母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邀兩位太太，帶著奶奶、姑爺到秋爽齋來，見上面設著兩席，旁邊一席。王夫人道：「論禮今日是待親家同姑爺，必得要行大禮才是。因這會兒都是自家姐妹，就不拘新親家的客氣，省了眾人又換上衣服。三妹妹同你親家兩個坐了第一席，我們姐妹兩個帶著他們兩姐妹坐在這裡，那一席讓他哥兒兩個去坐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這倒很好。三妹妹同親家妹妹，竟請坐罷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也沒有我坐在那兒，倒叫兩位姐姐坐在這兒的道理。」珠大奶奶、珍大奶奶說道：「太太調停的很是。你們兩親家今日是必要坐在一堆兒的。往後去坐席，咱們再僭你的位兒罷。」平兒再三謙讓，寶釵笑道：「看仔細，別讓的小舅子不依。」平兒含笑瞅了一眼，宮裁道：「依著太太吩咐，坐了罷。」平兒只得給王夫人磕頭，向祝太太告了坐，兩位大奶奶前也告個罪。太太們彼此坐下，賈蓉、桂堂過來告坐。寶釵、珍珠在兩席上送了酒，三位太太都說：「不要拘禮，你姐妹們也去請坐罷。」寶釵對珍大奶奶道：「蓉大奶奶是我叫他在那兒陪著大妹妹，你可要恕他個不來，一會兒別報怨他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他陪著大妹妹才是，這會兒你大妹妹定給了夢玉兄弟做三老爺的媳婦，剛才你媽媽替他插戴過了，你姐妹們更要親熱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們也學著太太拜了個姐妹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們是那幾個？」寶釵將拜的名字說與太太知道，珍大奶奶笑道：「好個嬸子、姑姑、怎麼同姪兒媳婦拜起姐妹來了？這都是胡鬧，你叫他怎麼個兒

稱呼？」寶釵笑道：

「偏又是他年紀最大，我叫他竟叫嬸子妹妹、姑姑妹妹就完了。引的太太、奶奶們大笑。柏夫人道：「怎麼連芙蓉也拉上，他如何敢呢？」桂太太道：「姐姐待芙蓉原同女兒一樣，倒也沒有什麼使不得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們新姐妹兒也去快樂罷。」寶釵們答應轉身，珍大奶奶笑道：「寶妹妹，明兒蓉哥兒叫你們個什麼？」珍珠道：「嬸子是嬸子，姑姑是姑姑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瞧著他該叫咱們個什麼，就是什麼。」說畢，拉著芙蓉三人往綠竹齋去了。

王夫人們開懷暢飲，彼此敘談家務，並將他姐妹夢到地獄之事，細細敘談。天色已晚，外面起了風暴。雷電交作，大雨如注。對面櫳翠庵的松濤鈴鐸，竟像錢塘江上秋潮迅至，駭心振耳。登時間，滿座涼風，紅稀綠暗。伺候的嫂子們趕忙放下簾鉤，一齊點上紅燭。柏夫人道：「剛才姐姐說的夢境，兼著這會兒的風雨，真令人心神俱寂。」平兒道：「我雖未曾過橋，但是那個光景，也就叫人難受。別說他們到了那邊瞧見的，更是可憐。」柏夫人道：「怨不的二親家看破紅塵，出家修道去了！」十分歎息。

王夫人道：「這會兒天氣甚涼，正好飲酒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從此一番風雨一番寒。咱們能夠趕這幾天起身，倒也罷了，就是盤費恐難湊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放心，橫豎在我身上。明兒飯後，我同你親家到二姐姐家去過就到你那兒來，叫妹夫在家等著，我給你送盤費來。」金夫人連聲答應說道：「這真是姐姐的培植，只好將來圖報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姐妹們說什麼報不報呢！」柏夫人道：「早半晌，劉大人親自送了契來畫押，你妹夫瞧見上面寫著』姻伯』二字，心中很喜歡，贊道：

『話也說的簡絕。』親自畫了押，交劉大人帶去。我那天聽見姐姐對我說過，桂妹夫起不成身，要幫他盤纏。今兒劉大人去後，你妹夫說道：『桂老三這可有了起身的信兒。』」金夫人道：「原說是今兒領憑，不然前幾天也就領了憑。因為憑科的經承要八十兩銀才給咱們辦憑，你妹夫只給他三十兩銀，他那裡肯依呢？家裡是當不出這些，所以就耽擱下來。沒有法兒，又托人去同經承商量，許下他五十兩銀，請人擔著，這才許了今日給憑呢。咱們這會兒只要有了盤費，三幾天就可動身。那幾只破箱子，很容易收拾，倒是你妹夫那幾本破書，他是不肯丟掉的。倒有十幾板箱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咱們這些人家就靠著這幾本破書，如何肯丟掉呢？我前日給劉大人的交單，樣樣都給了他，就留下一樓書不肯丟掉。過了明日，叫家人們收拾，先發下船去。餘外的也就容易收拾了。」平兒道：「親家姐姐為什麼不同咱們一堆兒坐船，熱鬧些兒不好嗎？」金夫人道：

「我很願一路同走，就是你親家嫌水路過慢，他拿定主意要起旱走。這幾天的車價也倒不很貴，攏共攏兒五六輛大車也就夠了。兩乘駝轎，一輛二馬車。說起來咱們的行李有限，倒是長隨們的多。自從得了這地方，各處薦的有三十來個，再加著原舊老家人有幾個，攏共有四十多個。還有上房的丫頭，媳婦們也還有十幾個。這會兒老爺的盤纏少，也顧不得他們，只好將將就就的起身。要依著他們的性兒，再僱些車子給他們，也是不夠的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這原是要顧自家的力量，不能夠隨他們的意思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咱們大大兒飲兩杯再說。」珍大奶奶吩咐蓉兒：「你讓讓妹夫的酒，別你一個人兒先喝醉了。」金夫人笑道：「堂兒的酒量那裡對得過大哥呢！」不言太太們歡飲之事。且說寶釵等在綠竹齋，五個人情投意合，飲酒談心。珍珠道：「咱們姐妹五個今兒要吃個大醉。眼見得五妹妹就要起身，我同寶姐姐也就在二十前跟著太太回金陵，四妹妹是秋間同媽媽回南。咱們在地兒的姐妹，只有大姐姐一人在京，他是不到那兒去的。這才叫做勝會不常，盛筵難再！」芙蓉、蟾珠道：「三姐姐的話不錯，咱們今日這一樂之後，不知這輩子可還有一日相聚在一處，照樣的樂這麼一樂。」蓉大奶奶們一齊掉下淚來。寶釵瞧見，不覺吃吃大笑道：「你們這四個人，都是一刻離不得娘的奶孩子。且都別哭，每人大大的喝三杯，我講這個理給你們聽。」丫頭們正在斟酒，只見電光直射，霹靂交加，風雨大作。寶釵道：「這風雨雷電，都是你們四個人哭出來的。還不快些飲酒歡笑，以感天和！」於是，五個人都換上大杯，彼此對飲。

眾人飲過三杯，寶釵道：「你們聽我說，人生在世總逃不了離合悲歡這四個字，自從一個人生下地來，他就黏緊在身上，任憑你想什麼法兒再也去不掉這四個字。須得到西方蓮花池內用八功德水浸透了他，再刮以慧劍，擦以寶砂，然後才將這四字去掉。再不然，到太上老君八卦爐內，照著孫悟空蹲在裡面煉他五百年，也可以煉掉。捨此二處之外，則人人身上總帶著這四個字。人身上既有這四個字，然後生出無數的七情六欲，生老病死，一切種種皆由此而起。這四個字，亦因人而施，若遇著聰明智慧的，他就聰明智慧的離合悲歡；若遇著癡愚蠢拙的，他就癡愚蠢拙的離合悲歡。他之所遇不同，而人之用他不一。雖是他黏在我身上，用與不用，其權在我。我要用他，他不敢不依著我悲歡離合；我若不用他，他也斷不敢叫我離合悲歡。其中道理，一時難以說盡。就指日前柳大兄弟同張大妹妹他們兩個，與咱們風馬牛不相及，如何有離合悲歡之事？是璉二哥忽然遇見，豈不是同他合了嗎？你不知璉二哥同他河乾相合的時候，已就有了長亭離別之事。咱們替張大妹妹料理完姻的這一次，也就定下了臨歧分手的這一悲。可見這四個字是一定而不可移的。是人去用他，不是他來用人。況且那天咱們見寶兄弟，你不聽見他說』緣深者相聚日多，緣淺者分離日早』。

他雖指我同他夫妻緣分而言，但我瞧著天下事大都皆然。所以我自此以後，頗有所悟。我將這四個字為我所用，不為他所用。

至於兒女情腸，同那英雄心事，另又是一番道理，又不是這四個字所能窺測者。」珍珠笑道：「你總說有理。我瞧著明兒五妹妹們起身，你要出一點兒眼淚，也見不得咱們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我不但出眼淚，還要放聲大哭。」珍珠道：「你說你悟了道，不管什麼離合悲歡。為什麼你要大哭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哭的不是離別。」珍珠道：「不哭離別，還有什麼可哭的事？你倒說給我聽聽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哭的是我這樣一個人，為什麼不叫我早死？既不早死，就不該叫我認得寶玉。既叫我認得寶玉，就不該有林黛玉、史湘雲、香菱、妙玉、迎春姐妹這一班人。而今轉眼皆空，所有者，惟我二人而已。數載以來，心如槁木。不意今年又遇柳幼張夫婦；今又與蟾珠、芙蓉訂為姐妹，又不過是數夕盤桓，一朝分手。細想起來，不是我這個人活的無味！不得不對著知己面前縱聲一哭，以盡此一番相聚之誼。」珍珠、芙蓉、蟾珠一齊歎息道：「寶姐姐真是千古多情，令人留戀！」蓉大奶奶笑道：「外面的雨，也下得高興；寶妹妹的話，也說的高興；你們聽的，也聽的高興。」珍珠笑道：「你那裡這一堆子的高興，何不留兩個帶回家去使呢？」蓉大奶奶笑道：「好的，你該罰個什麼？這是你姑娘說的話嗎？咱們今兒倒要評評這個理，看你應說不應？」芙蓉、蟾珠兩個不懂，說道：「三姐姐並沒有說什麼，怎麼大姐姐要罰他呢？」蓉大奶奶笑道：「你們不懂。這件事，要請寶二奶奶公斷該罰不該罰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是閉門不管窗前月。」珍珠笑道：「等我梅花自主張。」蓉大奶奶道：「很好，你自己說罷。」

珍珠笑道：「罰我一大杯，對著雨中修竹，一飲而盡。」蓉大奶奶忙叫丫頭們斟一大杯，珍珠端著慢慢飲乾，說道：「這陣風雨甚覺涼快，這一大杯酒倒很合式。」寶釵道：「真個咱們身上也有些涼意，放下簾子，上了燈罷。」伺候的姑娘、嫂子們趕著上燈。

珍珠道：「柳太太娘兒三個，此刻對坐船中，值此風雨，不知何以為情？」寶釵道：「斷不能不念咱們。就是璉二哥去了，他們那裡知道，也還是不住口的念他！可憐咱們再要見他娘兒們，我瞧著也就很費事。別說見面，連寄個信兒也是難的。」

珍珠忽然笑道：「咱們竟糊塗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怎麼糊塗？

「珍珠道：「現放著帶書子的人在這裡，再沒有這樣妥當。還可以面致，將咱們今日對此風雨念他們母子離別之情，大可面說。」寶釵道：「真個我倒忘了。」對蟾珠道：「我有一事奉托，咱們有個至好妹妹嫁與禮部主事柳公為媳。主事公去世，柳太夫人娘兒兩個托身蕭寺，貧苦萬狀。是璉二哥作媒，將咱們張大妹妹名玉友說給了柳家兄弟。做親之後，娘兒三個就扶櫬回家。他正是三姨夫治下廉州府人，我同三姐姐有書子托你，還有點東西寄去。你到那裡回明三姨兒，同著大兄弟到他家去見柳太太同玉友妹妹，就將咱們想他的光景細對他說。這是你親眼瞧見的，咱們書子上寫不了這些，你想著對他說罷。你對媽媽說，常請他婆媳兩個到衙門裡來相聚相聚。那張大妹妹最是多情的人，你同他認了姐妹都是好的。等著過一半天，我當面見姨夫同三姨兒面托，還要求姨夫格外的提拔。那柳大兄弟他的筆下甚好，求姨夫培植。他是個讀書的世家人弟，若能栽培他讀書成名，真是大大的一件好事。」蟾珠道：「姐姐們放心，我到那裡住下了，一准到他家去，將姐姐們念他的光景，再沒有不對他說的。」芙蓉道：「那天我送禮來，正遇著柳太太同大奶奶要起身，都在這裡，見了咱們好親熱，真俊好的一個人兒！」蓉大奶奶道：「人也長的很俊。可惜打伙兒沒有三兩天，就起身去了。怨不得招人想他。」席面上五位奶奶、姑娘談的十分有趣。伺候的嫂子們輪流上菜。

此時風雨漸止，惟簷前淋雨與那竹梢上漸瀝斷續之聲尚還不止。蓉大奶奶道：「我該上去斟斟酒再來。」寶釵道：「很使得。」芙蓉說：「我也陪去走走。」珍珠道：「也罷，你同大姐姐去逛一會，等你們來了吃飯。」吩咐丫頭們用玻璃手燈照著走迴廊繞出院去，竟往秋爽齋來。太太們正飲的熱鬧，蓉大奶奶進去，各位面前敬酒。祝太太、桂太太說道：「剛下大雨，地上很滑，大奶奶何必又要拘禮？」蓉大奶奶道：「方才很該在這兒伺候上酒，因陪妹妹坐著，後又接著下雨，這會兒才得過來。求兩位姨奶奶多用一杯兒。」太太們道：「咱們不住口的喝呢。領了大奶奶的這杯，慢慢吃罷。」蓉大奶奶再三敬讓，各敬三杯。王夫人也飲三杯。又敬兩位嬸子、大媽、自家婆婆。

珍大奶奶笑道：「雖是寶二嬸子同四姑姑的一番美意，你到底是姪兒媳婦，還要謙讓些兒。別公然做了老姐姐，那可是使不得。」太太們都笑起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寶二嬸子同四姑姑兩個都是一樣的脾氣。若是不拘形跡，就很不拘形跡。若是講起理來，他們又很講理，連我也鬧他們不過。」柏夫人道：

「我這兩個女兒真是有趣，怨不得我很疼他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是媽媽偏愛些兒。

」金夫人道：「不是二姐姐偏心，本情人好。」柏夫人對芙蓉道：「三位姑姑同大奶奶拉你拜了姐妹，真是你的造化。這會兒，你也拉扯著算是我的女兒。」桂太太同王夫人道：「他在你跟前原同女兒一樣。蓉姑娘給太太磕個頭兒，也算個乾女兒罷。」芙蓉領命，跪向太太拜了兩拜。

兩位太太笑道：「可真是咱們的乾外甥女兒了。」太太們十分歡樂。

芙蓉同著蓉大奶奶仍往綠竹齋來。寶釵問道：「你們怎麼去這半天？叫咱們好等。」蓉大奶奶笑道：「你們還不給芙蓉妹妹道喜呢！」珍珠問道：「又聘給誰？咱們這兒鬧成了媒行，遇著姑娘就聘人家。」蓉大奶奶笑道：「不是聘人家，是過繼與二奶奶做女兒。」寶釵們點頭，笑著道喜。芙蓉道：「雖是太太的恩典，也還是眾位姐姐的幫襯，不然那裡能夠巴結到這個分兒！」蓉大奶奶笑道：「咱們不用說閒話，再吃幾杯也好吃飯。」吩咐換上熱酒。這會兒芙蓉心中很覺歡喜，同眾姐妹暢飲幾杯。

嫂子們正上燒煮，只見祝府的一個小丫頭飛跑來叫芙蓉道：

「快些去罷，太太要走了。聽說老爺不好呢。」芙蓉一驚非小，推開椅子，頭也不回同那小丫頭飛跑出去。寶釵、珍珠也嚇了一跳，趕著都往外走。暴雨之後，院中積水尚未消盡，只得繞著迴廊走出院門。看見垂花門燈燭輝煌，趕忙過去。祝太太已經出去上轎，太太、奶奶們都已轉來，聽見王夫人口裡念道：「這怎麼好呢？」寶釵忙問道：「是怎樣了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祝府差人來請太太，說你乾爹不好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同四姑娘去瞧瞧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很好。」寶釵吩咐：

「趕著套車，我同四姑娘到祝府裡去。」嫂子們立刻傳話出去，點燈籠伺候。裡面桂太太也要回去，王夫人們再三留著吃飯，一齊又到秋爽齋來。剛才坐下，嫂子們來回車已伺候。寶釵、珍珠起身辭過兩位太太、奶奶們，往外就走，丫頭、嫂子拿著手燈照出垂花門至外廳上車，派兩個媳婦伺候同去，家人們也上了牲口，慢慢走出大門。

大雨之後，道兒甚是難走，趕車的帶住牲口，繞著大道走了好一會，才到祝府的大門。寶釵們望見門口靜悄悄的，略略放心。到了門口，祝府的門上爺們趕著出來迎接，將車搭進大門後面。兩個嫂子早已下車，趕著過來伺候。祝府的小子們接了燈籠照著進去，剛到垂花門裡面，丫頭、嫂子拿著手照迎接出來。寶釵忙問道：「老爺怎麼了？」丫頭們答道：「剛才暈了過去，太太來家叫了一會，這才醒了過來。這會兒都在上房。

兩位姑娘來，太太還不知道呢。」寶釵們走到上房，聽見祝大人同太太在那裡說話。寶釵、珍珠走進去，見多少人都站在炕前。寶釵在個姨娘的衣服上扯了一下，那姨娘回過頭來，見是他們兩個，趕忙說道：「兩位姑娘來了。」眾人都回過頭來，柏夫人道：「你們惦記乾爹，跟著就來，真是好兒子。」芙蓉在炕上坐著給老爺塌著胸口。祝鳳問道：「誰來瞧我？」柏夫人答道：「你的兩個女兒。」寶釵、珍珠走到炕前，說道：

「女兒們都在這裡。」老尚書抬起頭來將他們瞅了一眼，歎息道：「難為你們惦記，我剛才幾乎要別你們了！這會兒清爽些了，就是氣喘的利害。」寶釵叫芙蓉靠著背後，他同珍珠兩個將手在胸口慢熨。彼此輪著鬧了半夜，老尚書漸漸平服下去。

柏夫人道：「夜深了，你們家去罷，恐你太太惦記著，明日再來瞧你乾爹。」祝鳳道：「我也好些兒，你們回去，明日再來。」寶釵們答應，又安慰幾句，姐妹兩個出來，趕著上車回到家裡。王夫人都還等著，見他們回來，問了光景，這才放心。又問三姨兒叫人來了沒有，珍珠道：「不見有人來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三姨兒原說一到家就差人去瞧，想是夜深道遠，等著明兒自家去也不論定。我明日同璉二姐姐到三姨兒那裡去，先到你乾媽家去瞧瞧。你們兩個等我回來了再去。明日一早先叫人將禮物送去給姑爺。你們兩個在家沒有什麼事，要收拾的，也就順手兒慢慢的收拾起來。咱們揀十八九兒起身。」珍珠道：

「我的東西同寶姐姐的收拾在一堆兒，攏共攏兒不過兩天全收拾乾淨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竟是這樣，你們完結，到大姐姐屋裡收拾，大姐姐的收拾過了，你們都來到我屋裡收拾，不過三四天就完結了。餘外的叫林之孝帶著周貴們七手八腳的，一面收拾，一面就發下船去。橫豎不到十天，咱們就任什麼事兒也沒有，盡剩著辭行。省得擠在一堆兒，丟了這樣忘了那樣的，倒不好。」珠大奶奶道：「明兒就依著太太吩咐，先幫著動手收拾。領著這些嫂子們，只怕寶妹妹屋裡還要不了兩天呢。」珍珠道：「這會兒天也不早，太太請安歇罷。」三個奶奶同著珍珠伺候太太安寢後，各人回房，一宵晚景無話。

次早起來，奶奶、姑娘們梳洗完畢，都到上房，剛上台階，聽見背後有人叫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就不理咱們了，連個人兒也不差來瞧瞧！」寶釵、珍珠回過頭去，笑道：「這一程子有事，就忘了叫人來謝謝。」不知那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